

彩兔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彩兔

〔民主德国〕弗里德里希·沃尔夫著

吴朗西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Friedrich Wolf

Märchen

根据 Aufbau Verlag Berlin 版译出

影 兔

〔民主德国〕弗里德里希·沃尔夫著

吴朗西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青浦任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插页 2 字数 72,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7-5327-0787-3/I·415

定价：1.30元

出版说明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1888—1953)，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著名作家，其才华广涉戏剧、小说等创作领域。所著剧本如《马门教授》、《博马舍》等，小说如《莫斯科七战士》、《飞碟》等在我国都已有了译本。

沃尔夫以动物生活为题材，前后写了好些优秀童话，关于这些童话，他自己说：“每篇童话故事都是动物与动物间的互助和友爱，以及动物与人类间友谊的轻快曲调。”确实，在这本笔调清丽生动的童话中，小读者们可以感到兔儿雀儿们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情趣，懂得美丑善恶，爱憎分明。

本书一九五五年以《沃尔夫童话集》作书名，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次经加工修饰后，易书名为《彩兔》，奉献给小读者。

目 次

彩兔.....(1)

小舢斗和得拉克斯.....(10)

在墨西哥的三个伙伴.....(22)

草原大火.....(55)

“不在乎”.....(67)

比特和莱娜.....(75)

广阔的道路.....(90)

口吃的杜鹃.....(98)

蜜蜂赛娜和小佛兰兹.....(107)

春去秋来，四季轮回，大地总是那么生机勃勃。孩子们在田野里奔跑，追逐着春天的脚步。他们要去搜集复活节彩蛋，把这些蛋染上颜色，然后藏在灌木丛中作为送孩子们的礼物。

复活节彩蛋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礼物。他们要去搜集复活节彩蛋，把这些蛋染上颜色，然后藏在灌木丛中作为送孩子们的礼物。

春到大地上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春天。孩子们盼望着复活节。复活节兔子们忙碌起来了。他们要去搜集复活节彩蛋，把这些蛋染上颜色，然后藏在灌木丛中作为送孩子们的礼物。

复活节兔子白毛的家中闹得天翻地覆。家中的一部分人在春雨连绵期中伤起风来了。白毛老爹爹得了风湿病。兔子得了这种病是非常痛苦的。白毛妈妈得用款冬树叶给老头子压敷。因此置办复活节彩蛋的全部工作都落在白毛家中最小的女儿小舢斗身上了。

白毛妈妈当初曾经反对由小舢斗单独去执行这任务，因为这全部工作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小舢斗得在晚上潜入富农普鲁克比尔的田庄，就是有狗也不管，在那里从母鸡的巢中取出蛋来，带回兔窟，染上颜色，在复活节早晨很早的时候拿去藏在花园里面，作为送孩子们的复活节彩蛋。

白毛老爹蜷缩在床上，十分痛苦，呻吟得连石头也会替他流泪了。年轻的兔子们咳嗽，喘气，打喷嚏，弄得晚上天空的星星都开始摇动起来。小舢斗的喉咙也痒得非常难过。但是她痛恨疾病。她顶好不要生病。正因为任务艰巨，她才愿

意做……并且单独去做。她不管白天晚上都想到野外去寻花朵，找颜料。这给她很大的快乐。凡是给她很大的快乐的事情，她都愿意做。显然是这样的。

小舢斗在复活节前两晚，跳跳蹦蹦到富农昔鲁克比尔的田庄去了。狼狗鲁克斯被一根长链锁在厩舍前面。小舢斗一来到院子里，鲁克斯就狂吠起来。月亮恰好在这一瞬间从云中钻出来。小舢斗站在这条大狼狗前面。“在我的十年漫长的生涯中我还没有看见过这样一个大胆的家伙！”鲁克斯忿忿地在咕噜。“晚上会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白毛团滚到我的院子里来！哈哈，这正好作我晚饭后的点心！正好拿你来填满我右边的有洞的臼齿！”同时这条大狼狗两眼滚动起来好像一对水磨车轮，嘴巴张大起来好像一座谷仓的大门，他的牙齿好像锐利的镰刀在这大门里面闪闪发光。“赶快做最后的祷告，我就要吃你了！”

“先生，我可不可以先请教您的大名？”小舢斗为了拖延时间，问道，同时她的小心儿跳得要碎掉了。“我出身于高贵的家庭，我能被您吃掉，倒也很荣幸，但我想知道您是谁。”“我的名字是鲁克斯，职业是看家狗！现在够了吧！”“我叫白毛，小舢斗·白毛。我的本领是：跳跃，躲闪，作人立，在日光中舞蹈，吃苜蓿，喝花中的彩露，而最出色的是晒太阳，这也就是我的职业。”“哈哈！呵呵呵！”老狼狗号叫道。“哈哈，晒太阳和喝彩露，舞蹈和作人立，这也算是一种职业！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学来的吗？”小舢斗吃惊地问道。“学来的吗？我是天生会的。”

“你也能够呜呜地和汪汪地叫吗？”

“也许能够。不过我不愿意。只要我愿意，我就能。”

“哈哈，呵呵呵！”鲁克斯因高兴而弯曲着身躯。“你这个自高自大的小家伙，你这个白色雪球，你这个愚蠢的小家伙也能够汪汪地叫吗？”

“鲁克斯先生，您说话没有礼貌，”小舢斗责备大狼狗。“这样的话简直不中听！况且，你坐在那里像啥样子？舌头吊出来活像一只野兽，脚爪伸到前面，大模大样地好像世界上只有您一个人，背又弯起来，仿佛您是一条有二十岁年纪的老狗。”

鲁克斯一听到最后这句话，立刻闭上嘴巴，把脚爪收缩到身边，又躺得笔直；因为他决不愿意显出衰老的样子。

“最近这几年您完全被链子锁住，”小舢斗现在继续说。“从您的动作上可以看出来啊！您只懂得您的田庄和您的警卫勤务！但是您不知道，生活和世界到底有怎样的意义，人们在您的田庄的围墙外面能够怎样轻松愉快地活动。鲁克斯先生，请您朝这里望一望！”

小舢斗在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就开始做最优美的跳跃，起劲地向右向左作弧形跳跃，用两只后脚把身躯竖立起来，表演非常滑稽的“人立”，后来忽然纵身高跳，悬空翻了一个舢斗——一霎眼又端端正正地坐在她那短小的尾巴上面了——一个奇妙非凡的舢斗！她正由于这种技艺叫做

“小觔斗”。这整套玩艺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惊险的却又表演得轻松的武技舞，宛如一个银球在月光中乱跳。

狼狗鲁克斯被这疯狂的游戏和舞蹈弄得完全痴迷了。他闭了几次眼睛，好像他没有精神再看下去了；因此他轻轻地叫道：“你现在必须离开这院子，否则……”

“我并不必须，鲁克斯先生，”小觔斗对着他的耳朵低声地说。“凡是我所喜欢的，凡是使我同时也能使旁人高兴的事情，我要继续做下去！这是复活节兔子的神圣规律，你了解我吗？”

但是这大狼狗早已什么都听不见了。他没有答话，他把头放在脚爪上面，并且在轻轻地打鼾了。他的上唇高高翘起来，因此可以看见他的大白齿在嘴里闪亮；不过这样子并不显得可怕，反而好像他在梦中微笑。

小觔斗在她的小背囊里带了十五只白得发亮的鸡蛋回家。老白毛和全家非常惊奇地审视这批赃物。可是还得花费大功夫。这些蛋必须染色，而且要在复活节早晨藏起来作为送孩子们的礼物。这类工作也要小觔斗独自去做。旁的兔子都害怕富农昔鲁克比尔和狼狗马上会来搜查这些被偷走的蛋。因此他们催促小觔斗，要她尽快地带着这些蛋离开兔窟。

小觔斗把她的装着蛋的袋子背在背上，又单身出去。她现在朝着和那富农的田庄相反的方向走。她爬上山到伐木

人浮里格那里去，这伐木人有五个孩子，但是没有足够的钱财和食粮。浮里格的家高高地住在一个山谷的边缘上，靠着霍尔斯泰。那里有深绿的枞树林，那里生长着杜松和荆棘丛林。小舢斗打算把蛋藏在那边作为送伐木人的孩子们的礼物。

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染上颜色。只是从哪里去拿颜料呢？因为小舢斗决心要把这些蛋染成各种色彩——蓝的、红的、黄的和绿的道地复活节彩蛋！小舢斗想这样做。凡是小舢斗想做的，就必须做到！这是她作为复活节兔子的规律！

小舢斗跳跳蹦蹦越过草原。这时候还是大清早。这只复活节小兔子坐在她那短小的尾巴上开始沉思。

“你怎样了，小舢斗？”她前面的一朵大大的蓝色钟形花问道。“你不高兴吗？”

“我需要像你花朵的蓝色一样的这种蓝颜料来染我的复活节彩蛋。”小舢斗回答。

“倘若是这样，小舢斗，”钟形花点头道，“那末，请吸我的露水吧，不过同时要紧紧地吻我，这样你会在露水中获得我的花色。”

小舢斗非常温柔地把钟形花捧在她的两只前掌之间，长久地吻着。于是露水在钟形花的花萼中变成深蓝色了，小舢斗使用它染了三只复活节蛋。

“谢谢你，亲爱的钟形花！”小舢斗说。“但是我现在又从哪里去弄红颜料呢？”

“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从一块田地上传来呼声。那边有一株早开的年轻的罂粟花站在日光中。“请你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看吧！使得日光在你的眼睛中加倍强烈地反射出来，我是非常喜欢日光的啊！”

小舢斗把她的眼睛低低地对准这株年轻的罂粟花看。这时候从罂粟花中开始滴下像红血一样的花汁来。小舢斗把五只复活节蛋染得血红。

溪边长着金黄色的肥胖的立金花。她们满含着液汁。小舢斗只需把她们压榨一下，她们便流出足够的金黄色液汁来，使她可以染五只金黄的复活节蛋。小舢斗把最后的两只蛋染成了绿色，她是先咀嚼了款冬的叶子，然后用她的绿舌头去舐这两只蛋。

但是现在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这样的后果：小舢斗每次用红的、蓝的或黄的颜色涂抹蛋的时候，她曾把她那有颜色的脚爪在她的毛皮上揩拭，后来——当她察觉了这桩倒霉的事情之后——企图用她的舌头把她毛皮上的色彩舐掉。但是她的舌头那时候还被款冬叶染得很绿，结果在她原来非常洁白的毛皮上除了红色、蓝色和黄色的斑点之外又添补了绿色。小舢斗现在看起来甚至也像一只大的、五色斑斓的复活节蛋了。

小舢斗注视着明朗如镜的溪水的时候，瞥见了她那五彩斑斓的毛皮，不觉怔了一怔。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她必须赶快把这些复活节彩蛋带到山谷上边的浮里格家中去，并且要在明天把它们隐藏起来。

小舢斗出发了。她又走过开花的草原。草原上满是蓝色的钟形花，也有红色的罂粟花参杂其间，白色的雏菊从绿色的草原上闪出光芒，黄色的立金花，紫色的番红花和玫瑰色的荠菜花彼此争艳。草原是灿烂的，世界是灿烂的。这只有着彩色毛皮的和背上背着复活节蛋袋子的小兔子小舢斗，在这绚烂的春日里跳跳蹦蹦地朝前走。

小舢斗到霍尔斯泰山顶上浮里格住宅旁边就悄悄地溜过杜松林，开始去隐藏这些彩色的复活节蛋：荒原草丛下面三只，白铁皮落水管口里面一只，蜂房旁边两只，洋囡囡的坐车里面一只，这坐车是小丽赛遗留在门口的。她又站到了棋盘上面，轻轻地放两只在窗台上。另外三只，她是放在用沙土造成的一座精致的“堡垒”里面，她先用摘来的花瓣做些显眼的小旗子插在“堡垒”周围，使得年幼的小妹妹们也可以发现这个宝藏。最后的几只彩蛋，她却嵌在大枫树的长有藓苔的粗壮树根中间。

小舢斗是这样专心一意地在工作，她现在才听到富农昔鲁克比尔的怒喊和狼狗鲁克斯的狂吠。他们已经差不多来到霍尔斯泰山顶上了。小舢斗向着悬崖跳去；但是这峡谷太宽了，阴暗可怕的深渊在下面张开着大嘴。小舢斗沿着谷边奔驰，看是不是会有比较狭窄的地方。现在昔鲁克比尔和鲁克斯看见这小兔子了。疯狂的狩猎开始了。

大狼狗捉不到小舢斗，因为这小兔子在最危急的瞬间总是来一个“交叉跳跃”，使得鲁克斯在她身旁冲过去几公

尺远，而她早已跑到相反的方向去了。她习用这个策略，逐渐退向草原地带和溪边去。经过半小时剧烈奔逐之后，小舂斗到达了她的目的地，她翻一个大舂斗就越过了小溪，一到对岸就跑到浅水里去，在宽阔的款冬树叶下面屈着身躯，涉水向前跑了几百公尺，到达了那长着深草和各种颜色花朵的草原地带。她跳进草原，走了一段路，就在蓝色的钟形花，红色的罂粟花和金黄色的立金花的中间躺了下来。远远传来狼狗鲁克斯的怒吠声，他找不到小舂斗的踪迹了，这踪迹已在溪水中消失了。不久又听到富农昔鲁克比尔的怒骂声，狼狗现在惨叫起来，显然是他的主人因为他不中用，捉不到这个复活节小兔子小舂斗的缘故，在狠狠地打他。

小舂斗在花草中间小心地站立起来。她望得见，那个富农怎样在用一只长长的望远镜搜视草原和田野。小舂斗赶快弯下身去。但是她瞥了瞥身上的毛皮和开花的草原之后，就又纵身站了起来。她的彩色斑斓的毛皮看起来就像草原的一部分。一个人就是用最精确的望远镜也不能够把小兔子小舂斗的彩色毛皮从烂漫的春天草原区分出来。小舂斗咀嚼了一点多汁的野草之后，便躺在灿烂的花草中间。她一再听见狼狗鲁克斯的惨叫，他的主人在打他，因为他不能够捉到这只小兔子。

小舂斗曾有一忽儿体会到了鲁克斯的吠叫声就像那鞭子抽在她自己的彩色毛皮上一样。这条狼狗两天前在美丽的月夜里曾经那样亲切地欣赏她的跳舞的技艺，他曾顺从小舂斗在他耳边絮述她的生活规律，他听得睡着了，甚至梦

中都在微笑，让小舢斗到鸡栏里去取蛋，并没有像警犬那样大发威风。鲁克斯在这期间显然把这一切都忘记了：那美丽的月夜，小舢斗的舞蹈和她那很有趣的复活节兔子的生活规律。否则他就不会听从这粗暴的富农昔鲁克比尔的驱使，来追逐这小兔子小舢斗，要想捉她去让昔鲁克比尔把她打死了。总之，鲁克斯过去是，现在也是一条看家狗！他现在不得不自食其果，遭受主人的鞭打！但是鲁克斯——这条高大的狼狗——实在是比他的主人强壮得多。他能够一下子把昔鲁克比尔扑倒并且咬得粉碎。那他就自由了！那小舢斗就可以经常跳舞给他看，并且对他讲述复活节兔子的世界中的美妙故事和经验教训。这个世界是充满花草和色彩，充满阳光的世界，是在旷野，在草原，在有酢浆草和白头翁的幽静的森林，在无涯的深蓝色的星夜中跳跃的世界，人们可以在这静寂的土地上随心所欲，到处遨游。

面四 这条挨打的狼狗还一直在号叫。让他号叫吧！小兔子小舢斗伸直四肢睡觉了，温暖的太阳抚摸着她的彩色斑斓的毛皮，花草们低语着她们伟大、灿烂、自由的国土里的这件新闻……哪怕整百的昔鲁克比尔，哪怕他们又带了整百条狼狗来狩猎，都绝对征服不了这个国家。

卡撒因各出和版个儿蘭讲为一段再讲之庭来天多五

小舢斗和得拉克斯

这是最后几天和暖的秋日。太阳好像透过一层银色的面网照着大地。树枝上黄色和血红色的少数残叶好像疲倦的蝴蝶一样随风飘落到森林地上和光秃的田野上。蓟草的乱蓬蓬的头部还残存在草原上面；它们的无数灰色的、有毛的种子好像小飞机一样在薄暮的微风中飘荡。

是的，日子觉得越来越短了。雾越来越快地从溪边升上来了。

“努力吧，孩子们，”兔子爹爹白毛督促道，“我们为了好好过冬必须修好我们的洞穴！把新藓苔和干草拿进来当垫褥！把甘蓝叶和胡萝卜搬进储藏室里去！最重要的是在四面挖好太平口，恐怕雪会掩埋我们啊！这是你的任务，小舢斗！”他吩咐道。

小兔子小舢斗开始和她的兄弟姊妹们在一个沙坑边上挖掘洼地，作为白毛一家冬季的窟穴。但是不久她的脚爪痛起来了。这时晚秋的太阳直射着她。树叶总是一片一片从那高高的山毛榉树梢落下来，又在黑褐色的土地上面随风向前飘舞。于是小舢斗心中也荡起了一种难以克制的快乐，想在冬天来到之前再舞蹈一次和翻几个她的出名的舢斗。

“算了吧，小舂斗！”她的哥哥皮波说，“你已经跳跃和舞蹈得够了！现在应该做工作，父亲曾经这样吩咐过！”

小舂斗用她的脚爪在洼地上继续挖掘太平口，她的脚爪越来越痛。她用嘴来挖掘；但是这样，也终究不是件有趣的事情。小舂斗只做自己有乐趣的事情，她才能够坚持到底；这对于她也是一种规律，正像看家狗鲁克斯的吠叫，啄木鸟比特·比柯斯的啄木。

“我把你挖出来的泥土运走，”小舂斗对皮波说，“使你在这里有更多的空间和空气！”

好，说做就做。

小舂斗把挖出来的泥土装在甘蓝叶做成的袋子里面，经过旷野拖到森林边去。她倒掉泥土的时候，每次都回头望一望她的兄弟姐妹们是不是在看她；接着她就自得其乐地开始舞蹈和翻舂斗。因为这种没有舂斗可翻的生活在小舂斗看来简直不是生活。这在她的名字上早就说得明白了！

现在秋雾已经爬到林边的大地上来了，当小舂斗又一次倒掉了泥土，正在舞蹈着和翻着舂斗取乐的时候，她忽然觉得她下面的土地陷落了，连栽了两个舂斗，她好像不由自主地滚到一个深窟，一个半暗的地道里面去了。那里坐着一个有黑褐色的面孔和一撮胡须的怪物。

“唉，你这个乱滚的雪球！”这个黑褐色的有胡须的家伙说。“你到我的洞中来干什么，你毁坏了我的冬季洞穴的过道，你这个旋转的冰块？！”

“我不是雪球又不是冰块！”小舂斗反驳道。“我是小舂斗”

斗·白毛!”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冒充地说!”这个黑褐色的有胡须的家伙答道。“我不折不扣是达哥伯提,獾,这个洞的主人!但是你有什么证明?”

“证明?”小舂斗惊奇地问道。

“证明你是小舂斗·白毛!”

“你只要摸一摸我的毛皮;这样的毛皮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笑话!”老獾达哥伯提轻蔑地说;但是当他摸着小舂斗的毛皮的时候,他发出稀罕的叫声,他的胡须也快活得卷缩起来。“我敢赌咒,”他叫道,“这算得上是一种毛皮!你冬天就留在我的洞中,给我暖暖背!因为我很严重的风湿痛!”

“好,说做就做。”

小兔子小舂斗做了这个值得敬畏的、有胡须的老獾达哥伯提和他的家属的俘虏了。达哥伯提的一家都住在这冬穴里面。首先是达哥伯提的太太,达夏,一个又圆又肥的雌獾,她几乎通不过这獾窟的狭廊。还有达哥伯提的三个年轻儿子:得罗克斯,得里克斯和得拉克斯。

主妇达夏起先似乎对于这位新来的食客并不欢迎;因为她把过冬的存粮对每个家属作了极精密的分配。但是得里克斯和得拉克斯却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冬眠之前可以拿小舂斗来做消遣品,度过这些无聊的日子。

最年轻的儿子得拉克斯精力非常充沛,又有事业心。他